

听母亲讲 ——我外公叶为铭和西泠印社的往事

■许昌

在我中学时代,我妈妈跟我讲了许多我外公和西泠印社的往事。这些往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记忆犹新。今整理成文以表缅怀。

我外公叶为铭,著名篆刻家,又名叶铭,字品三、号叶舟。1867年生于杭州。他是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在他70年的篆刻生涯中,为世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篆刻和书法作品,不少作品散藏在杭州、上海、香港、台湾甚至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被像李叔同、陈叔通这样的文人雅士,社会名流所珍藏。

在西泠印社,随处可见他的艺术作品,如:仰贤亭上的匾额“仰贤亭”和对联“涛声听东浙,印学话西泠”,前山石坊、后山石坊上的对联,鉴亭亭柱上的对联,“鸿雪径”旁的“印藏”石刻;小龙泓洞洞口的石刻等。这一切艺术作品都已成了珍贵的不可移动的文物,永久保存。

应当说我外公叶为铭与比他小13岁的王福庵,以及比他小12岁的丁辅之相识、相交,进而成为至交,是一种缘分,年龄的差距并没有影响他们的交往与交流。

我外公早在30岁左右时,就已成名,在杭州的金石篆刻界已有较高的知名度,每天都有人来他家找他。有的是来请他

篆刻;有的是来与他讨论研究印学;有的是来向他请教和甄别、鉴定篆刻和书法作品。天天忙得不亦乐乎。

大约是190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有一个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来找我外公。他文质彬彬地向我外公做了自我介绍,说他名叫王禔,在岳坟附近教书,业余很喜欢篆刻。他是慕名而来,特地登门拜访请教我外公的。后来,王福庵经常来看我外公,不久,他们就成了挚友。

一天,王福庵把他的朋友,爱好篆刻的丁辅之带来,把他介绍给了我的外公,并加入了他们的雅聚。从此,王福庵经常与丁辅之一起来我外公家雅聚,两人还常常会带些金石篆刻作品或碑帖等来共同鉴赏,或请教我外公点评与考据。我外公家离西湖较近,所以,后来他们经常先在我外公家呆一段时间,然后去西湖边,边走边聊,边欣赏西湖美景。一次次的雅聚不断地增强着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因共同的爱好和志向,而成为终生的金石之交。通过多次的聚会后,我外公觉得这种聚会很有意义,并由此得到了启发,是不是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个聚会呢?能不能成立一个社团,把那些有志于“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同仁凝聚在一起,来共同传承民族的

文化遗产,重振篆刻艺术的文脉呢?

就在他们三人相识的第二年夏季的一天,当三人雅聚时,我外公把他的想法讲给了王福庵、丁辅之两位听。他们完全赞同我外公的想法。成立印社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研究印学,振兴印学,传承中华文明。他全力以赴来创办印社,为创办印社出谋划策,出钱、出力,力争办一个专业人士非常向往的全国一流社团。创社工作就在我外公等人的主持下,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在筹备过程中,我外公把创社的事告诉了他的好朋友吴隐,问他是否愿意参加筹备,吴隐表示愿意。于是就有了“创社四英”之说。

我外公从他们决定创社起,就一直信守着他的诺言,全力办社兴社。他在建社十周年前夕还亲自去上海,在吴隐、丁仁的陪同下邀请吴昌硕大师担任社长。

我外公一心扑在印社上,呕心沥血40多年,做了许多对西泠印社的生存、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如:

1. 在他主导下建造了仰贤亭、四照阁等多座楼、馆、亭、阁,使社员们有充裕的活动场地和栖息地。

2. 提议并实施印社春秋两季的雅集活动。这是西泠印社特有的,维持和增强

印社活力和凝聚力的重要举措。一直坚持至今。

3. 邀请了李叔同、黄宾虹等这样全国著名的文化艺术大师入社,极大地提高了印社的知名度。

4. 在历时四个半月,规模宏大,轰动世界的浙江省西湖博览会上,我外公被任命为“金石部”主任,他全力领导做好了参展工作。使西泠印社迈出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性一大步。

5. 编写《西泠印社小志》和《西泠印社30年纪念刊》,为印社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研究资料。

我缅怀和敬仰我外公叶为铭,他为西泠印社的创建、生存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敬仰创社四君子,他们创办印社,不为名利,只为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作者系叶为铭外孙)

欢迎分享你与西泠印社的交往,讲述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以及你所知道的西泠印社的人事物,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以这样一种有温度的方式钩沉美好往事,再现时代风采。文字可长可短。投稿邮箱:msbxwb@163.com,注明西泠印社故事。

懂并信任着 ——我与《美术报》这些年

■王进玉

《美术报》创刊三十周年,作为作者与读者的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并送上最真挚的祝福,愿今后的日子越办越好,再续荣光,再创辉煌!

《美术报》在美术界媒体圈的地位和实力不言而喻、毋庸多说,相信举凡从事美术工作的人没有不知道它的,也没有不阅读过它的。说这话一点儿也不为过,在美术领域,至今还没看到过哪家报刊在专业性与大众化的契合度上,在和艺术家的密切合作与社会美育的大力普及上,在纸媒、网媒以及新媒体平台的共同开发上,都做得如此风生水起。不仅在栏目设置、版面导航、主题策划、信息传播、渠道整合,以及活动举办等众环节多管齐下、亮彩纷呈,而且对画坛乃至书坛发生的重要事件也都能做到及时报道、深度剖析、全面呈现,受众面之广、关注度之高、影响力之大,绝对在行内是出类拔萃、可圈可点的。

由此也能看出,其“多元融合、立体办报”的理念并非口号,以“用户为中心,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宗旨也绝非空谈,而是真真切切地落到了实处,做到了细处,的确在众多方面提供了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的口味与需求。毫不夸张地讲,关注了《美术报》,也就基本了解和掌握了整个美术界的动态、动向。正因如此,无论是纸质报刊,还是其网站、微博、微信

公众号等,我都会一并订阅,且时常推荐给别人。

说到笔者与《美术报》的正式结缘,还得从西子湖畔讲起。2017年6月8日那天,可谓记忆犹新,我正受邀赴杭参加由中国评协与浙江省文联在西子湖畔主办的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刚下飞机便收到一条陌生短信,大意是希望能在《美术报》开通评论专栏,每两周写上一篇文章。看到信息后我毫不犹豫地便答应了下来,因为在当时我能明显感受到,属于我和报社的缘分已经开启。从前更多是以读者的身份和它相遇,虽然也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地在其上面发表过一些文字,但大都如深海盲行,不成体系。所谓的成就感也好、身份感也罢,总之评论的积极性与主人翁意识从没那么强烈,而此刻,信任感、责任感等却是油然而生,似乎一下子便有了莫大的写作动力和参与热情。事实也确是如此,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的评论激情再次被点燃,密集写作开始成为我生活中的新常态,尤其注重评论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有效性,对文艺界特别是美术界出现的一些新闻事件、热点问题等更加关注,也都会及时撰文跟进,发表自己的见解与观点。时至今日还依然保持着这样的评论状态、写作状态。不得不说,与《美术报》的结缘,与编辑老师的敦促,当然也与自己的勤奋等都是分不开的。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美术报》上发表的不少文章都是急稿,有的是在出差的路上写就的,有的是连夜赶稿完成的,但正是这种“被催迫式”的特别历练,使我的应变能力、工作效率都得以大幅提升,面对突发事件、临时命题等也都能做到游刃有余、有条不紊地评说。虽然是急稿,但质量不减,甚至会急中生智,诞生出不少反响还不错的文章,像《画好写意画,首先要做个“写意”的人》《主题性美术创作还需拓展》《优秀美术作品进教材,究竟多重要》《抄袭之风何时休》《新形势下,策展为何》等,都是在时间较为紧急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当然,有时候会一连发过去多篇稿子供其选用,编辑老师也总会开玩笑说,感觉像是收到了一笔巨款。

总的来讲,给《美术报》写文章相对比较轻松,一如和其编辑部的老师打交道一样,没有任何的思想包袱与心理负担,不需要那么多专业以外的考虑、顾虑和人情世故等,可以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自由痛快地表达创作或评论上的一些主张、观点、看法等。包括遣词造句,也都不需要太过刻意去经营、设计,不必搞那些冠冕堂皇的官话、套话,或一些故弄玄虚的句子、故作高深的修辞等。相反,《美术报》要的就是真实、客观,艺术家真实的创作状

态,评论家客观的意见建议等,而且编辑们也都会尽可能地尊重每一位作者的表达,对原文少做或不做改动,尽可能地保持文章的原汁原味,保证有价值的声音能够顺畅发出。且不论资历、不问年龄、不设门槛,只要有益于美术发展,有利于艺术繁荣,能够很好地起到引导舆论、提高审美等的作用,便一律欢迎,平台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我想这也正是《美术报》几十年来一直被大家喜爱,其品牌影响力和综合实力排名始终靠前以至名列榜首的最重要原因。

所以一旦有新的文章或自我感觉比较好的作品出来之后,我都会第一时间想到《美术报》。实话实说,交给它我是放心的,交给别的报刊,特别是一些带有犀利观点的文章,我往往会担心,甚至没底,不清楚能否给刊登,抑或会被修改成什么样子。但交给《美术报》就没有这样的担忧,像是交给了自己人,即便被修改,也八九不离十,与原文原意差不到哪里去。

这其实就是信任,彼此的懂得,充分的信任。或许正是这样,《美术报》也便成了我不折不扣的“娘家人”和“大后方”,这是其他媒体、刊物所无法带给我的一份特殊情感,谨以此文记之、念之。

(作者系艺术评论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专委会委员)



我和
美术报30年